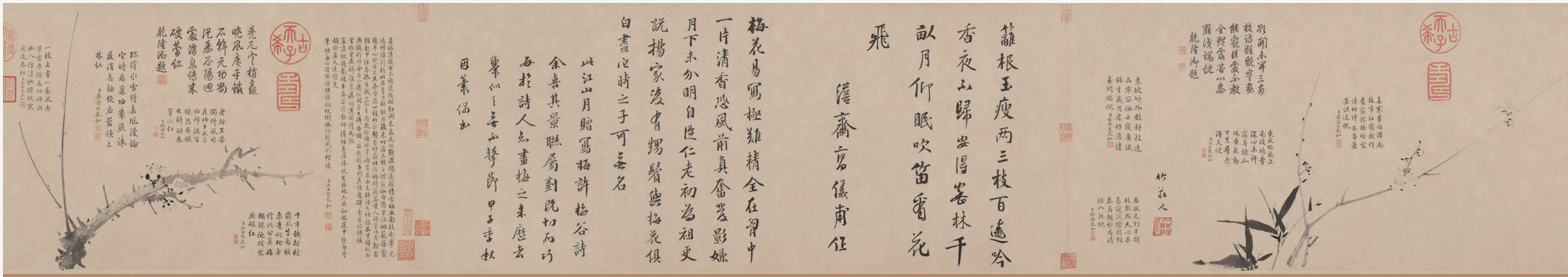


吴镇名画赏析

墨竹(梅)篇

一枝占画一番风——《墨梅图》

■沈国庆



梅，衔霜而发，映雪而开，被誉为“四君子”之一，很早就进入了画家的视野。北宋华光僧仲仁被称为墨梅画的始祖，他酷爱画梅，在寺中种植了很多梅花，梅盛开时，将床移至花下仔细欣赏，在月色中观察到梅树枝干虬曲，疏影横斜，尝试用墨笔来描绘，逐渐形成墨梅的技法。从此，墨梅成为花鸟画中的新画种。

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这是北宋诗人林逋吟咏梅花的著名诗句，这位人称“梅妻鹤子”的诗人，与吴镇的性情灵犀相通。吴镇生性喜爱梅花，他在家宅的四周遍种梅花，以林逋自比，并自号“梅花道人”，亦称“梅道人”“梅沙弥”和“梅花和尚”，其书斋亦命名为“梅花庵”。遗憾的是，吴镇似乎很少画梅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幅《墨梅图》和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的《以介眉寿·墨梅》册页。

1348年的冬天，唐明远(钱塘人，生卒年不详)拿着南宋徐禹功的《雪景梅竹图》来到嘉善魏塘竹庄，向吴瑾索画梅，吴瑾欣然应允。吴瑾，字伯阳，一字莹之，晚号竹庄老人，浙江嘉善人。他是吴镇堂弟吴汉英的长子，在辈分上是吴镇的侄子，但两人经常不以叔侄相称，吴镇称吴瑾为“竹庄老人”，

而吴瑾称吴镇为“圭翁”，可见两人之间不像是子侄长辈的关系，更像是一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忘年之交。那天，吴镇刚好也在，于是在卷后画了这一枝梅花，吴镇在题跋中说：“余自弱岁，游于砚池，嗜好成癖，至老不倦，年入从心，极力不能追前人骥尾之万一。”

此图画法简单中透着灵气和飘逸，虽只画梅一枝，却丝毫不影响画面的整体感和生机盎然，笔意简洁，梅花一笔画出，顿挫转折，花开数朵，新条一挥到顶，与老枝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虽为游戏笔墨，却能见出画家的深厚功底和苍劲坚挺的笔力。画家用意画老干发新枝，淡墨勾花点蕊，清气满乾坤，梅树的枝干颇有姿态，粗枝横生，在粗枝的起笔处补上两根竖生的枝条，求得枝干的平衡。笔法粗劲随意，尽得自然生态，上承宋代扬无咎、赵孟坚的笔意，下启元末王冕的墨梅画法。

在构图上，图中古梅老枝恰似一根向上翘起的秤杆，有意造成了一种倾斜不平之势，随后又通过新条、花朵、苔点的穿插点缀来破险，以求得平衡协调。这种造险而后破险的章法，更加强了全图简劲有力的印象。

墨梅流派的发展，从仲仁开始，在写实形态上

就以清淡疏简为主。至扬无咎，更把仲仁的“点墨成花”变为“白描圈线”，把仲仁的鳞皴枝干变为直率的或勾或扫，甚至带有飞白的用笔。吴镇显然是师承了扬无咎这一野逸的格调，而在气格上却显出他自己的沉郁超旷。在古梅的出干上，显示了能放能收、中锋扛鼎的笔力，用墨上带枯带润，浓淡迥然，两枝新条都是一挥到顶，与老干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疏落的梅花，三圈两点，则又显出他用笔的灵动而不流于轻薄。可以说，吴镇已将神与逸、扛鼎之力与贯虱之技熔冶为一炉，在笔墨操运上已尽遂其性，真正达到了笔精墨妙、炉火纯青的境界。相比之下，此图前面徐禹功的《雪中梅竹图》，在用笔上反倒显得拘谨了些，当然这要归之于彼此胸襟学养以及功力上的差异。吴镇曾评说王蒙的山水是“生平精力尽于此，而稍露一斑”，其实用这话来看待吴镇的这卷墨梅，也是十分贴切的。

吴镇以其郁茂的山水画列名于元季四大家，其画松梅之类不过是随兴墨戏，如他自己所说：“墨戏之作，盖士大夫词翰之余，适一时之兴趣，与夫评画者流，大有寥廓。尝观陈简斋墨梅诗云：意足不求颜色似，前身相马九方皋。此真知画者也。”不过在这里吴镇要将自己的墨戏之作运于前人名迹之跋

《墨梅图》

材质：纸本水墨

尺寸：纵29.6厘米，横35厘米

创作时间：1348年，吴镇69岁

收藏：辽宁省博物馆

铃印：梅花庵、嘉兴吴镇仲圭书画记

尾，戏而非戏，非戏而戏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非得有抛开笔墨束缚、不拘泥于纸绢的大气魄，还要有抓住神韵忽略外形的真本事才行。不然下笔稍微偏一点，不是把画搞砸了没法补救，就是连关键的韵味都没了。

此图作为《雪中梅竹图》卷的跋尾辗转流传，大致经悟悦禅师、唐明远、张雨、袁泰、长洲郭氏、徐守和、吴舜升、安岐、内府收藏、高仪甫、钱曾或也曾收藏此卷，明末流出不少临仿本。全卷三段墨梅、数十段题跋自宋到清，洋洋大观，折射出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画风演变，也从中反映出元代江南文人的交流和明清收藏家的情况。



■沈水根

嘉善记忆

熔在骨子里的记忆 ⑬

捻河泥

在记忆的细微角落里，总有一些往昔片段，宛如被时光封存的旧物，一旦触碰，那些尘封已久的画面便会瞬间清晰起来，鲜活如昨。对我而言，捻河泥便是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尽管好多人写过捻河泥的文章，他们表述不同、感受不一、描写各异，都试图还原那段真实的农事岁月，但没有任何文字能精准地复刻我心灵深处对捻河泥的那份独特情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曾经捻河泥的那些事、那些人、那些景，愈发梦绕魂牵，在脑海中久久盘旋，挥之不去。

杭嘉湖平原水网密布、河道纵横，自古以来，捻河泥便是江南水乡地带古老的积肥方式。明朝嘉靖年间有地方志已记载捻河泥作为施肥技术，“春夏之交……乃以竹畚河泥雍之”，说明当时河泥已被系统性地用作水稻种植的基肥。捻河泥是农民用特制农具，通过插、推、提、拖等操作，挖去河底淤泥用以肥田的过程，它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，更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，经济落后，物资匮乏，河泥作为一种天然的优质有机肥，在化肥稀缺的过去显得十分宝贵，河泥富含氮、磷、钾等养分，能有效提升土壤肥力，助力庄稼生长。俗话说得好，“人靠桂圆荔枝，田靠河泥草籽”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，说明那个年代捻河泥的实用性和重要性。每当冬春时节，农事渐歇，广袤的田野间少了忙碌的身影，而河面上却热闹起来，因为这正是捻河泥的黄金季节。

捻，《辞海》里有多种解释，它作动词时有“拿、捏、提、举”等表述，即用手握持的意思。捻河泥的工具(即捻具)的制作过程，充满了农民的智慧与技艺。记忆里，捻具由捻杆(有硬杆和软杆之分)、捻蓆、竹片、铁丝等物件组合而成。捻蓆则由捻网或竹篾等材料组成。捻网有两种：一种是麻线网，其质地坚韧，能承受较大的拉力；另一种是尼龙网，具有耐腐蚀、强度高的特点。还有一种捻蓆是用竹篾编织的箩头，形状既像畚箕又形如河蚌，别具一格。捻具的种类有推捻(也叫箩头捻或蚌壳捻)和挟捻(也叫笃捻)之别。儿时，推捻为嘉善县凤桐公社光明大队(桥港廊)和洪溪公社(洪家滩)一带的农民习惯使用，其他地方主要用挟捻。制作推捻(箩头捻)时，首先用较

厚的竹篾编织好捻蓆(即箩头)，安装一根直径约6厘米、长短4~5米的毛竹(硬杆)和一根直径约3厘米的细竹杆(叫软杆或靠杆)组成捻嘴的开合机关。软杆要选择竹节猛(竹节之间间距短)、竹壳厚、韧性足的牛筋竹。制作挟捻要烦琐许多，挑选两根直径约7厘米、长约5米的毛竹作捻杆，将毛竹根部在火堆上慢慢烘烤，待毛竹渐渐焦黄冒烟时，轻轻地毛竹折成火钳状的弯头，这个弯头是安装捻网的关键部位，直接关系到捻网时是否张合自如与操作便捷。捻网的沿口要用两根宽约10厘米、长约80厘米的毛竹片，均匀地打上小孔，再用铁丝或麻线将捻网固定在竹片上。同时，还要在竹片中间两面各制作一个对称的长方形小框框，将弯好的捻杆安插固定在捻蓆的沿口上，再用麻线在捻杆上将捻网扎紧，经过这般细致的工序，一只挟捻才算大功告成。

捻河泥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农活，它不仅考验着劳动者的体力，更对技巧有着极高的要求。作业时，通常是两人或三人搭档，两人的话，一人捻泥，另一人撑船或摇船；三人的话，两人捻泥，一人撑船或摇船。捻泥的船只有水泥船或木质船，大小为2~5吨。为了让船在捻泥时更加平稳，一般要在前后小船舱里灌上适量的水，让船砣子(船舷)尽可能贴近水面，使船在水中更加稳定，捻泥时还可借力。捻泥人双脚稳稳地站在前(后)舱板上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双手紧握捻杆，捻泥作业就准备就绪了。

不同的捻具有不同的操作方式。如用推捻时，捻泥人和摇船人必须配合默契，否则不但捻不到河泥，而且捻人容易掉入河里。捻泥人将捻蓆抛入河中，看泥后张开捻嘴，摇船人使劲摇船，捻泥人操纵捻杆，凭借船向前的惯性，捻蓆沿河床往前推，捻蓆里铲到多少河泥，全凭捻泥人的手感。他们不停地重复同样的动作，捻泥人用娴熟的技艺，适时合拢捻嘴，将三四十公斤重的捻蓆拖进船舱，瞬间张开捻嘴，河泥就倾泻入舱了。如使用挟捻时，将捻杆竖起，捻蓆沉入河底，沿船砣子边、贴近河床“阿依上头”(方言，有序的意思)地一挟一张一挪，待捻蓆里河泥填满时，捻泥人便缓缓地捻蓆收至船砣子旁，将身体重心猛地倾斜，借助这股惯性轻松地把捻蓆拖入船舱，并迅速张开捻嘴，只听“哗”的一声，乌黑的河

泥就倾泻进舱，并溅起一片泥水。这些操作必须凭借手力腰力脚力一齐发力，捻泥才能既沉稳又流畅。当然，挟捻也可作推捻使用，但它们的操控方式不同，推捻是船前进时捻泥的，而挟捻是船停在河里捻泥的。

忆往昔，我们生产队捻河泥的高手有两个人，他俩为人忠厚，吃得起苦，重活脏活都愿意干，是生产队出了名的干活能手。他俩常常搭档捻河泥，一只5吨的水泥船，如果一天捻1船河泥，每天可提前收工；如果一天捻2船河泥，就得起早贪黑，争分夺秒，容不得半点松懈。在当时，捻满一船5吨的河泥，大约可记工分20分，这简单的数字背后，却承载着那个年代农民们辛勤劳作的汗水与艰辛。

每当农船被水河泥装得满满当当当时，捻泥人便将船停靠至“河泥塘”(圩岸外侧的港滩头或湖滩头，用泥土垒筑而成的小水塘)边，拿起一种叫做“撩子”(方言，一种农用工具，类似大勾子)的工具，开始了又一项繁重的工作，他们将水河泥一“撩子”一“撩子”地舀到“河泥塘”里(“河泥塘”就像一个临时中转站，起着过渡作用)，随后再由人从“河泥塘”里把河泥舀到岸上，以便后续的处理和使用。

看着捻河泥的船，年少的我充满了好奇，也曾跃跃欲试。当捻泥船停靠在岸边时，我就会恳请船主让我体验一把。然而，我上手才发现，这项农活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，无论是推还是挟，我总是不得要领，河泥怎么也捻不起来，最后只能把空捻拎上来。更尴尬的是，由于我不会借力，操作中身体失去平衡，差点栽进河里，引得旁人一阵哄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自己真是既莽撞又青涩，对农活的艰辛和技巧一无所知。

河泥捻来后有多种用处，可以搞小塘泥，可以直接泼洒在麦田里，也可以用作早稻秧田的基肥，还可以堆放在田间，待水淤干河泥龟裂后成为“白河泥”。隆冬季节，“白河泥”会被一担一担地挑至麦田或草籽田里，让其结冰，开春后“白河泥”只要用“麦榔头”(拷麦泥用的工具)或“铁搭”轻轻一敲，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有机肥。

捻河泥辛苦，挑河泥更辛苦。那时挑河泥用的是粪桶，一担粪桶的水河泥足足有100多公斤重，人们挑着粪桶走在田埂上“恁法恁法”(方言，

如弹簧一样)，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。我也曾逞强试挑，一担两担还能勉强坚持，到了第三担就明显不行了，脚步歪歪扭扭，跌跌撞撞，气喘吁吁，真是“看人挑担不吃力，自己挑担压断脊”，只有亲身体过，才知道做农活的艰辛与不易。

捻河泥不但可以积肥，而且还有疏浚河道、改善水质的功能。以前的小河小浜，由于大家抢着捻河泥，河底淤泥(污泥)特别少，有些河港几乎都是“老隔泥”(方言，指河底都是硬泥，清爽干净的意思)，很难捻到河泥。那时，河水清澈见底，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，人们在河里捉鱼摸虾、淘米洗菜、沐浴洗衣等，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静美风光，这里少不了捻河泥对水环境作出的重要贡献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，捻河泥积肥这一传统农活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此后至2013年的二三十年时间里，除了少量水利工程进行河道开挖疏浚外，几乎再无人从事捻河泥的工作。长此以往，河道内污泥不断淤积，河床逐渐抬高，加上工业、农业、生活等污水的无序排放，使水质日益恶化，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许多内河的水生动植物逐渐消失，水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，亟待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修复和保护。

2013年11月，浙江省委召开了十三届四次全会，会上提出了“五水共治”的战略决策，其具体内容是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涝水、保供水、抓节水。从此，全省上下以整治河道污染为重点，包括企业废水要达标排放、城乡生活污水要纳管处理、垃圾渗滤液要规范处置等，并对河道淤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疏浚整治。“五水共治”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促使高污染、高耗水产业向绿色、低碳转型；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高度关注，积极回应群众对优质水环境的期盼，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；同时唤醒了人们对水的敬畏与热爱，传承和弘扬了珍惜水资源、保护水环境的文化理念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农村捻河泥的场景已渐渐远去，那些曾经熟悉的农活农具和充满烟火气的劳作场景，是我生命中最温暖、最深刻、最珍贵的怀念，让我一次次地触摸到曾经的生活温度，真切感悟到劳动带来的充实与满足！